

□ 12
1627
1



門口
號
卷

627

1-2

內附孟子年譜



校補蘇氏硃

批孟子

三讓堂梓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作。注疏謂其徒所記。二說不同。要其崇正道。闢異端。固韓昌黎所推為功不在禹下者也。即以文論。亦縱橫排奐。俯視一切。駸駸乎駕左國而上之。向傳蘇批。刻本約畧指點。為初學之津梁。近錦江趙先生更泛而增補之。字解句釋。於文成法立之真。抉摘無遺矣。所可惜者。蘇本批點。用硃。故閱者了然於心目。趙

概用墨。殊失廬山真面。不特擣昧。為重校之。俾復其故。且附入孟子年譜全帙。未必非知人論世之一助也。若云趙為蘇氏功臣。予更為趙氏功臣。則予豈敢。嘉慶橘陽相月賁禹後學 謹述

羊城五雲樓督刊

國

白序
文以載道。五經四書。聖人之文。皆聖人之道也。我國家試士命題。首四書。次五經。蓋欲學者求聖人。出文以適於聖人之道。文特顯焉者。瓦然道。天文。霖以傳文。非獲無以達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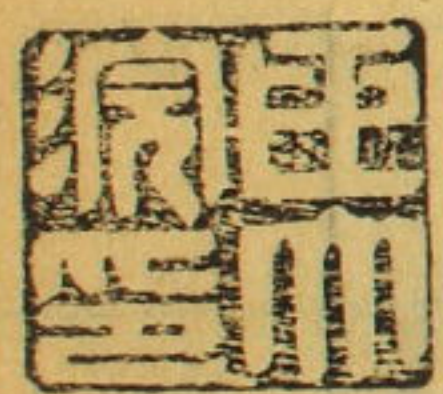
此文莫備于四書然論語述孔
門問答言簡而明不可召其法
求大學中庸出自曾子子思手
著其中提綱挈領條分縷析筆
法備矣然深厚渾熟未易窺測
求其雄詞偉論馳騁于應對起
伏頓挫洋溢乎翰墨浩然之氣

盛大流行而可以筆法求者莫
如孟文晉眉山蘇氏老泉愛其
文批而出之其子蘇軾得之以
悟文灑負有己也願其為書傳
久失真字多溥漶浼自多讀書
癖嗜孟子舌耕廿餘季日與及
門口講指畫取蘇批訂之竝集

諸儒論說間有所得時亦竊附
己意名曰增補蘇批孟子極知
繁瑣然不過取其便於初學云
瓦學者苟於此而詳求孟子之
文以通孟子之道予以遍讀四
書五經入聖賢之域不難矣韓
子云欲求觀聖人出道必自孟

子始吾願與天下同志者共勉
之 告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孟秋初
吉新會趙大浣錦江氏書于
皋頭貞遇堂



年譜

周魯衛鄒

正定悼公悼公
二年二年

其君年世
不可考即
古邾國顯
頊後穆公
改為鄒

滕任薛齊

武王風姓
太昊侯爵
叔繡後歷
於滕唐虞
侯爵夏商
後君周魯
年世信公
不可二十
考年封奚

傅稱仲湯
任宿封仲
須句虺於
風姓薛武
後君王封
年世仲虺

燕三晉宋秦楚

獻公晉出公昭公共公惠王
六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二十

明治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石川渡平 氏寄贈

泉頭貞墨堂
吉福會館
六宋翰工天書
六季嶽
五申益
六

三年

曾子
居衛
時四
十年

無考弟雍
滑之
後于
醉後
世代
無考

甲甲
貞定
王十
二年

年十三

宣公立
陳盤嗣卒
子白嗣為
莊伯子思
遊齊陳莊

韓趙魏攻
出公道死
立哀公

年十九

子思
言苟
變於
衛齊
有齊
寇子
思守
之

伯也
山觀
狩之
銘

甲甲
貞定
王十
二年

年十七

子夏之晉
辨亥豕之
訛

甲顯王

二十三年

二十八年

魏貶孟子知言
號曰養氣四十
侯綱不動心
目載鄒穆公憤
子思民不救長
言荷上孟子以
變於上慢殘下
此計責之
百三曹交願假
十八館鄒君受
九年業
矣

任人
屋廬
子辨
食色
與禮
輕重
屋廬
子至
鄒問
孟子

所謂南唇
於楚

齊伐魏魏
戰于馬陵
殺太子申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

甲顯王

三十三年

是年楚滅
小邾大邾
改為鄒者
尚存然友
之鄒見孟
子則鄒固
未滅也

房謂東敗
丁齊長子
死焉
初秦取魏
少梁至是
秦虜公子
邛魏獻河
西地所謂
西喪地于
秦七百里
遂徙都大
梁

孟子
之宋
與告
子綸
性
世子
之楚
過宋

文公
為世
子將

六

二年魯使

樂正子為政孟

子喜而不寐

平公將見孟子

臧倉阻之

又欲使慎子伐

齊子之

戊辰王平公卒

壬申六年

孟子歸老

於鄒與公

孫丑萬章

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

之意

三宿而後

出書

宣王卒子

潛王立

孟子

至宋

時宋

桓以

秦楚

構兵

將之

楚說

罷之

孟子

遇子

石邱

楚伐

秦大

敗悉

兵襲

秦又

大敗

明年

秦伐

楚此

宋經

所謂

秦建

構兵

也

孟子七篇

書成

孟子卒于

鄒魯四基

山

由安玉十

七年丙申

生至赧王

二十六年

壬申孟子

卒年九十

六歲

右起貞定王二十二年甲戌訖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共一百七十九年

增補蘇批孟子

石川伍一

詹山蘓 洵老泉氏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無云何截佑

燕云婉切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提

也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也

也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也

也

也

也

也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曾補蘇批孟子

上五

上之

蘇云翻兩段作波
潤就繳上文再
用前語繳上句却
放在下口法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
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及略結處重顧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則對鋒相
對結構精嚴 利在則氣有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利必有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也兩下相形
于何必而已矣之神通得更緊更醒 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承承不遺親後
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臺之妙 結用前語例轉是順逆錯綜法亦以兩頭包片開
法

蘇云兩句先截住
一正一反下分兩
段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此節引詩而釋之
以明賢者而後樂
此之意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此節引詩而釋之
以明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之意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
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欲引歸正
路用翻轉一層法妙妙 引詩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又先將文王之
能樂寫透然後推本諸聖例舉出所以能樂之故筆意警動一偕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
相呼應 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蘇云翻一問作節
奏附厚了却放下
去不覺交勢奔逸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蘇云先用一句截
便管起下節

蘇云就結一轉翻
作二段波瀾
蘇云承上二段方
作一句管上閉結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盡心二字通貫有眼處梁王以救荒為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者經畫
區區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下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
曰不知檢再則曰不知檢直是全無心肝何得為盡心對針 孟子取譬無不人妙眉山父
子長子設喻者皆得力于孟子也東甲曳兵等喻諸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
次節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無望民多子鄰國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
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 交音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音排三層用二句
總上遞下五敵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直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
處 梁王何也 問分明有罪意王無罪哉二句直應起處 天下之民至則不仲多子鄰國而
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蘇云承上二句
作此一限飛舞開
合若結上文者却
放下一句綴起
蘇云引證二句只
用一句解却只一
句綴上文

前路以梃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深相形也政殺人慘同梃刃也後路以飲食作俑低一層跌起
見虐政殺人甚于獸食作俑也通篇金用隱微跌宕法 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
直說蓋借他端逆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虐突在被亦深服
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 率獸食人句語奇而確為
民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如之何三字極凄婉極極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增補孫子 上孟

蘇云一旬起分兩

蘇云承上二段引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 地方百里二句通篇轉捩梁王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復振之憂孟子却橫空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在甚有為之氣蓋曰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亦是拱進一層法 王天下在于施仁政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通節一氣啣接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其張 提秦楚句正與東敗西覆二句相應 施仁節在梁王邊寫奪時節在秦楚邊寫陷溺二句實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梃可撻相應法皆而力健 未引言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

字綴明可王之意故細不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蘇再用前語蘇又開喻下一句之

曾補蘇此孟子

五字一章主腦

保民二字一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饋鐘玉

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

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二字一章骨
子孟子只學定齊
王吾不忍其觥觶
一句以下反反覆
復開出無數詰問

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會通蘇氏孟子上篇

六

古人文字意在筆

先有見牛未見羊

一解乃有牛羊何

擇一難此亦猛虎

項下金鈴惟解得

者繫得也

是乃仁術也與是

誠何心哉相雁見

牛未見羊與牛羊

何擇焉相應

此節乃前後避峽

戒感以上結上啟

其察識此心以下

起下啟其擴充

王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之義皆之却忽以喻言全足空中閃射蓋不知是則事情不透提撥不盡此孟子善于發端處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

七君老三句樹上不用恩說來亦緊承上折枝以見推恩之易

是心足王全在能非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

獨何與下宜緊接與兵構怨矣卻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言物民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快于心正照前不忍字快字下得很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蘇云又轉此前更進一步五句中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地有盡而欲無窮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曾謂蘇此孟子一語上語

蘇云此一轉方到保民處作大波瀾

蘇云此上下之問以變化奔騰按御有傳龍蛇真文之至也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蘇云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豈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笑而不言又道

幾句王即云吾情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仁人又應上不忍四字落得前

又將反本意再加一束下乃詳制產之法
此是保民處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爾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衣帛食肉二段與仰足事父母應無飢一段與俯足畜妻子應序一段與驅而之善應未二句實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首段至是心足王是許王不忍之心足以保民致王少段至遠庠序是啟王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擴充次段至雞豚狗彘之畜是啟王求大欲而示以施仁政未段證到制產則實推不忍之心為保民之政而致王也王字一箇入至腦人手無以則王字一引是心足以王矣一斷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一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結數語是通篇線索王之足王在不忍之心然不忍之心所以足王者在善推而擴充之也一箇敲鑿不忍之說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若不使之先識得不忍之心如何能教之擴充故著百姓皆以善為愛句為發難之端蓋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字發難正對面敲擊之法也及至聞言只解說個愛字竟不知自覺得個不忍之心出來故孟子又以牛羊何擇難之五說孟子政弊得緊解解不去只得權認了愛字是王終不能察識故孟子急以無傷稅救轉以見年未見羊也而之證明而教之察識以下教之擴充便可將老老節節之只緣王不解此心之合于王疑王為甚難故先分疏個難易緩急便之了然而後可告以用力處也然王之所以不能擴充者以天欲害之欲發其病而藥之故先用與兵構怨一語再用肥甘醴酒等一語然後以王之所大欲可知矣為之道破又極言大欲非與兵構怨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得告君之體

好樂其即是與盟

同樂御留在下文

方說此處含蓄得

可求而挽之行仁政此處仁政御用虛說下段方以制產指仁政之實下段欲言制產之實御又先反覆言極產不可不制虛論其理未方指其事看其通篇血脉貫通虛實相足正朱了所謂無一字閒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

蘇云此句即兩語御起波開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以齊王亦好田獵故并及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文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章因論樂而引王同民蓋樂不別于古今而別于同獨從好樂上發出一段精義因其溢而利道之孟子善引君多類此暴未有對在暴心謂樂不可好好樂恐妨于國主樂亦非樂不可好好樂或妨于齊孟子乃反欲其好之甚謂好之甚則齊近于江晉皆其具意亦非好樂局之法欲為王言樂卻先就常情探之啟發王一段公心然後可與言同樂徐引入極有忠誠臣請為王言樂句是前後文脫卸處一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何樂之效分別出個好樂甚不其樣字來都是先將愛之情形從空中描繪方用倒裝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之意極空靈極飛舞一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極言之到末節方是實說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為通章點睛

七十里之圍其有無不必深辨只重在與民同能與民同雖大亦小不與民同雖小亦大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

阱字落得極新極險為阱國中其視文王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

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一。大字喚起下三節。
此文王之勇此武王之勇二句從寡人好勇來見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書所云這宜不是文王之勇但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亦字前後同據收尾民惟恐王不好勇恰與寡人有疾二句打一照面極欲助之辭卻正對明能暗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蘇云前立論後引

曾補蘇此孟子

上卷二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閉嗇。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雲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帶過即引到同民上 人不得則非其上下語稍諛故即接言民之非然後轉到上之非筆意圓融然亦必借上句作襯下句乃倍有力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 畜君好君為通章歸宿觀起處孟子說不與民同樂之非同是畜君即晏子對景公之言既明先王之法復陳今時之弊一則曰無非事者再則曰惟君所行早將畜君好君之意和盤託出結尾一句點明真有萬鈞之力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 觀看所謂諷諫也 無非事者句緊對景公先王觀之問束上二項如鐵鎖重關然束上又以起下文法若斷若續 兩節以為諸侯度為諸侯憂兩句為中段參差中有整齊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二句回抱天子適諸侯節與前何修可以比于先王觀句相應蓋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闢開得密借撥得緊 結句隱隱見已之納諫都是好君望 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齊王節節以有疾
為自己不行出脫
孟子卻節節就
他有疾偈後他行
針鋒緊對
公劉好貨大王好色
詩本無此意孟子
卻引來做証所謂因
其近似而發揮是
得意也于此可見孟

子言詩之妙
上節重兩有字下
節重而無字見公
劉大王好貨好色
之同民皆補出詩
所未有引歸王政
本旨
兩個于王何有隱
隱回顧章首勿毀
明堂

孟子欲問王以四
境不治而先設上
二事以發之是以
他事形起筆意與
承章章同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千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
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以世臣引出親臣
無字正與有字對
照

如不得已只形容
一個慎字下簡數
個然後字正承慎
字發明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蘇云威儀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蘇云及前推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
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蘇云何結住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蘇云感慚紂矣未聞弑君
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

臣師以任木形起
任賢下節以治王
形起治國兩必使
字何等鄭重兩姑
舍字何等輕忽其
提醒齊王處全在
則何如則何以六
字上

蘇云二節文雖不屬而意實相足不任賢正是不愛國也故曰相足

齊王欲取燕安認天意孟子則使之驗民心蓋天意難憑民心有據兩民字正對上天字宣王先言勿取後言取之意在取也孟子先言取之後言勿取意在勿取也亦運而已矣句正與打開後壁教之勿取

此節分兩截雲霓以上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上截先引書而後自說下截先自說而後引書論在中間引証在兩頭左傳多此法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日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後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曾補蘇此孟子

六

上之

六

六

六

六

六

動字落得妙分明
是自已惹禍
猶字與速字應止
字與動字應

君之民三字極警
兩對上君有司幾
千人對上三十三
人有司莫以告對
上民莫之知

君無尤何應前節
前以也下節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俛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也。又轉台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開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犬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此節一四一折十
外樓概

會稽上林北子

七
上六十七

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

擇於斯二者。

不曰臧倉而必加
旁人二字通節皆
是變者之詞看其
用何哉二字突出
驚駭之狀一氣注
下儼然命以無見
君無見焉一句聲
色俱厲非發之甚
而無所忌憚乃爾
一諾字亦寫出昏
庸之于發辭如畫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
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以事久兩路形起
功烈之卑
王字與霸頭字對
以字承上二以字
說來正答猶不足
為之問 以字含
孟子之德齊字含
時勢
且以二字一氣貫
至大行何其中猶
字然後字緊相呼
應語文王致王之
難正與反手對針
以起下易字
由湯一層見人心
戴商之舊武丁一
層見商家貽澤之
遠又有一層見眾
賢維持之力言商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不易失正見文王
崇易得也是對面
寫法
次而後失在商邊
畧作一小束是以
難也方作一大束
今時則易然句應
上反手開下二節

飢者二句以喻不
居我正意而正意
月我亦大矣夫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
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此章分兩大截看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難動海崇王遊以下詳言主齊之所以易
通篇以時勢三字為眼目管見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
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手為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為與一開以齊王猶反
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時為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難也以上言
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言主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開引
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為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為下截
之樞紐也 由湯至于武丁一段言文王之時難尺地莫非其有一段言文王之勢雖夏后殷周一
段言齊之勢易與尺地一段相對且王者不作一段言齊之時易與由湯一段相對又引孔子言德
本速轉還德一過以上三節尚論個時勢德道理如此到末節總承上而申斷之當今之時是有
時萬乘之國是有勢行仁政是有德事半功倍二句繳明主齊反手之易與文王百里之難為通篇
大結應

通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學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卻從願學孔子來

因丑借孟貴為言故孟子亦借黜舍之義勇以引八養氣之說以黜陪舍以動舍陪曾子子

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說曾子正語出自已一路脫却室中形影皆與神化之筆

告子正見孟子陪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二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此四節申言養氣
前二節就養成後
言後二節以平特
直養工夫言

蘇云引喻先提一
此兩節總結結直
養無害一句

此節申言知言上
四句因外而知內
下六句即始而知
其終
上言知言養氣已
盡此下則言願學
孔子故于上下分
界處特着此節總
上起下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轆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子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增補蘇氏孟子

上之三

不敢當聖賢又不
欲安于賢且不願
同于他理皆為
願學孔子作勢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始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下言孔子尤盛
于羣聖以見其所
以願學之意

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未有夫子未有盛
于孔子應上未有
孔子以明願學

此節霸坊形起王道上言王霸之心有誠偽下言應之者亦有誠偽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晉二句一章大旨如惡二節言仁則榮之富矣國家節莫榮則辱之定未又以自求總結而引訂之知惡之一端亦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上五節樂言感應之理末節方是實事信能行此五者句為通章轉開

而願耕於其野矣。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會補蘇此孟子

孟子 上之五

蘇云總上又振

蘇云轉

蘇云又轉

蘇云陸起

突接先王緊從上人字來

章上

蘇云就起語作天轉

連下三非字是

蘇云轉作沙

謂非人也為入守經緊

蓋下四個無字與有字以舉下四

蘇云總

蘇云轉

揚功之成

蘇云泛濫變幻不可端倪若游龍若

洗滌

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同一層至疑而地位乃極末節言舜而由禹在其後章中矣

獲舍已說到取人從取人說到與人筆意歷落

前二節敘事末節總斷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隘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又說由禹舜開說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曾南林此

上之三

側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遞法注重入和故二節三節中應之後水一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次節言天時處用虛宕之筆三節言地利處用貫排之筆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面寡助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串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緊處妙用

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

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

曾補蘇此孟子一止孟

上之下

王之敬子二句為
下辨駁開端語有
關鍵

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本意
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
孟子託疾之意
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
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

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

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

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

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蘇云孟子乃不可
召之臣齊王召之
所以不去謂三達
尊見不可召意

蘇云此言道德守
正應達尊

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不應召大有爲之君節數語可了乃前路卻用公孫丑仲子語子作觀寫出旁人憐惜又以
公孫仲子引起孟子爲景子處凡作兩層辨駁前一層明已之敬王猶遠遠說來米說到不應召
上後一層說到不得以一慢二雖已含不當召意然猶未顯直至大有爲之君節方明說出未及引
湯桓不召仲爲大有爲之君作証以自況看其前後借陪中間虛實相足何等管仲何等筆力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

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

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

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

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皆是也一句斷定
下申明皆字與一
字對是字與非字
對

若於二字從上二
節轉下未有處照
上遠行戒心

夾伍借說失職打
轉正意即用上喻
意字面孟子最多
此法

蘇云事已在前
可喻論人以此喻
柳當不待詳論而
人已悟之矣

為王誦之句括上
三節省卻多少筆
黑此是撮記法亦
儀中夾敘法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
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此章解木美之疑
以盡於人心四字
為主悅字校字都
本盡心來不以天

下儉其親乃所以
蓋心也 次節說
先王之制三節說
已所以美其未之
意是就人子身上
說四節又就化者
說末節引語作結
正與末若以美然
相應

上節見燕有可伐
之罪下節見齊非
伐燕之人上節發
即可字下節發明
未也二字私字一
章之案天字一章
之新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
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魯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
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

增補蘇氏學

上孟

三

上之三十一

此節承上過字問
論一番隱寓責賈
為王文過之意

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出於齊上在二月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擊刺齊上在二月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蘇云長于喻者辭
不迫而意獨至

蘓云但解龍斷字
可意已躍躍言外

曾南孫比孟子上孟

三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

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子夫出晝而王不予道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

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子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蘇云懷形于辭意之表登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懇惻離騷似之

此節又進一層言歸志既決猶且惓惓不忘益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

孟子去齊比三宿

三十五

於其面去則窮曰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書之故通篇着眼處在王由足用數付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令人想見于千載之下 尹士譏孟子只重濡滯一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過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一層獨用是何字賓主分明下言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濡滯意字不得已簡非濡滯意已明下子三宿節寫方出畫時心事夫出畫節寫畫後心事皆申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畫之非濡滯也至八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憐而談頑石亦為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上節釋世子之疑
下節勵世子之志

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國所自盡也會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親喪國所自盡句
最重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堅其自盡也是誠在我信其亦自盡也而皆大以自盡者動也

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

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

馬試劔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

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即民之不言後命而君之不可緩

蘇云釋起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

見恒心由于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

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肆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蘇云此語

蘇云不可罔來

照制獄審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照分罔上此節結上起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

以助為王詳言貢法之不善正見助法之善也

此三句不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手只引起凶年二句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蘇云就凶年句翻下

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蘇云此味起下行動頓世

蘇云又引詩

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此下三節總見助
洪營行

此節見行助之後
便可教民總見助
之當行應上恒心
只帶說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
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
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
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
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此節言井田之能
善民俗益見助法
之善 鄉田同井
結上生下為一節
樞紐
節詳井田之形體

蘇云君與子子之
若此非行意語自
相然如

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
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
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
與子矣。

民事不可緩，旬是一章大旨。通章分兩截看：新子之國以是詳民事而望其力行以下詳法制而
期其潤澤以行助為主。故前極言助法之善，後復以正經界詳告之。總先得一德民事至制祿乃行
助裏面事而學後亦因行助來。但帶說上截勉君子截勉臣然以君為主故下截托處百子之君
收處曰君與子帶定君能實主分明上截對文公說只言助法之善其法制之詳留出對畢戰始
言之乃及詳詳助法亦一意分作兩層也

神農始為耒耜教民稼穡又教民日中為市起句已伏非耕同價之根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

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伏下子見之序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

殍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

冠曰冠素曰白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

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

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

何不為陶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此節當在害于耕處作一段落下節末二句作一段落上截為不自織一逼下截何不為陶冶三層又一逼上截曰害于耕下截曰不可耕機調相配雖長知多寡之不同然正須于參差中識其整齊也

曾由上卷

三民 上之三十八

治人治於人承勞
心勞力說下食人
食於人又承治於
人治人說下都用
頂針句

蘇云以下反覆者
証以見大人之事

處軍就馬作一
小東

此節固是承上然
兩不得字又起下
得人
農天也用倒筆敘
出見非堯舜之所
憂正明斥並耕之
說
以分財教善視起
得人解上堯以不
得舜為已憂二句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

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

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

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

曾補蘇此孟子

卷之三

蘇云三段通作一段

用心字應上勞心

此引為不倍師之證凡四層而尤重曾子一層蓋曾子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故下獨言吳曾子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在將歸八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

轉人許行今也二字與上昔者二字緊照

以膺字跌學字以方且字跌亦字不善變句結上四節回應用夏變夷二句說許子之道可從不獨為許子辨亦是為倍師辨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馘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獨借屨為喻者以
許行相屨就其所
明者而通之也亦
前後映帶處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喻申明亂天下意

通篇作兩大截看不善變以上足闡許行並耕之說以下足闡許行同儕之說然豈以並耕為王上
哉又分三截首三節許行陳相託為前耕之說以上足緣起種粟三節就許子所不能事者以明許
其不能耕當盡之時二節敘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耕三節闡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
耕總是闡並耕之非以上是正位以下責其倍師是餘意 凡辨難攻詰須字定一件名目則理勝
詞達孟子先定許子自身且不能非這二者則並耕之說不攻自破 種粟兩節與種粟句作一
頭下衣冠作一脚釜甑鐵耕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事者但中間多以粟易械器則理極
化不可捉摸耳 闡並耕下有不暇耕不必耕兩層九車不必耕以折許行闡民之說然必欲
不暇耕乃徐及不必耕則文勢緩散故趁勢插入易械器四句將有和濟非和痛道理提明與應
厲民自養一筆如神龍出沒于雲中若隱若見真奇變之極也 且許子數句又追進一步就
身詰問三個何字一氣益下逼出他一個不可耕且為求 不可耕且為分頭是設前耕之不可
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己口中吐出乃見前語過法之妙 陳相先說害于耕已理屈詞窮孟子尚
不違折他復以釜甑鐵反覆前語前到飽口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自然則
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一句方折得極有力然則二字如驚風雷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
大鳴其首滔滔汨汨陳相直目瞪口呆無從吐氣 然則三句既將他折倒特地提起大綱來說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見各存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工之事
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
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
意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 引古語闡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 當
堯之時兩節以堯獨憂之二句作頭益禹稷契作兩股聖人之憂民如此二句作一東 兩股中上
股重禹邊而以益引起下股重契邊而以稷引起極家差亦極整齊 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聖人
之憂民如此並堯舜以不得耕禹稷陶為已憂俱以三憂字為眼目乃上承勞心下注豈無所用其
心何等針線 堯以不得耕為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舉敷治舜以不得禹稷陶為已憂承上舜使
益四股堯舜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以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為憂所謂勞力以
食人也小人之事也相提並論見大小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不必耕可知東上起下警動異常
自當堯之時至亦不用于耕通三段作一大段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三則曰亦不
用于耕耳凡三次提舉耕字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何二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
言一步深一步見得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以上闡並耕之說下乃責
陳相倍師一說陳良之賢足以見和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而並耕之說
之非益曉然言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歸根正意也 下喬入谷已是個不善變
影于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至引詩說戎狄荆舒與上南蠻葛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輩為聖人所
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雖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 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
人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儈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

以同儕一結尾蓋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末段收煞直結盡意蓋通章所關皆治國家事也

不曰夷之而必擯墨者二字是原敘法是立案法

通章以道字為眼目觀其曰不直則道不見以薄為其道儒者之道亦必有道處處提醒道字可見

夷子曉得孟子兩路擒他乃引若保赤子之言援儒人墨作墨子兼愛解

又為篇中親始之言推墨附儒作自已厚墨解所謂適詞也故孟子問他親其比五句先解吾儒並無兼愛之說且天之三句正破墨子愛無差等之誤此節言厚葬之心以深明一本之意歸重末二句言外見夷子厚葬不失仁人孝子之用心正以感悟他

惘然為開四字畫出夷子悔悟神情真寫生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木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惘然為開曰命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

曾西曰此在

三

非其招尚不肯往
奈何不待其招而
往都是翻進一層
視法

蘇云提問語精上
折利字

前引虞人見其能
守義此引王良見
其不狗利此處輕
輕殺過重範我馳
驅及我不買二句
為下蓋與射者比
句立案一終日不
獲一朝而獲十
之故留在良不可

處方行說出亦前
畧後詳法一意分
作兩層法
御者三句收拾上
文為如杜道句作
跌最有力 以御
者之不肯枉法反
跌出君子之枉道
是低一層跌法
且子三句再進一
層駁得更盡

是焉得為大丈夫
夫乎正駁他豈不
誠大丈夫句開口
一語喝破即引證
以妾婦反對丈夫
見丈夫日不是况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問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
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
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
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氏欲
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節申
言枉尺直尋之非凡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不可為以勢
言言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
為也正折他宜若可為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曾謂未比孟子
上之四十三

此節言大丈夫之
事一氣滾下筆力
雄壯寫出孟子泰
山巖巖氣象以
若廣居三句為主
而又從得志不得
志揭出三個大關
頭方是居之立之
行之底實正與
以順為正反對
此之謂三字與上
是焉得三字緊相
呼應
周霄提出一急字
便隱為後文難字
作勢是一章眼目
此節以諸侯失國
形士之失位下節
以農夫之耕形士

之仕兩節一掃起
法是整齊處上節
申言從容說到主
下節則但申言客
邊上詳下畧上節
從主位收應申字
下節從客位收應
出疆字是變化處
此間重出疆二字
與三月對看言下
似益疑其急正言
外越無解于其難
乃着着石倒跌法
周霄本谷諷孟子
之難仕卻轉從急
仕重重跌入意語
孟子只其發中破
善字提出道字救轉
真有出窮寇之妙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
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
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曾補蘇此五字

四句上之可

燕云三段後方折入本意欲從上

願字生來惡字從上

上賤字生來以欲

字引起惡字

燕云轉換如走丸

子不通功易事與

子如通之是一掉

一箇之前空中振蕩文法

於此有人句說得

鄭重所謂中流砥

柱匠輪與何其輕

為仁義何其重乃

重其所輕輕其所

重何施之悖承上

兩層辨駁始盡

歸曰食功則以士

為無事而食者真

每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矣又有

以向喻意辨明不

必我正意而正意

自足者此類是也

此三節言湯能行

王政未有惡而伐

之者

此節寫出湯之於

葛委曲寬容教誨

葛之於湯極力推

命肆虐來為下節

行師張本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

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

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

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

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

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

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此節民望之民大悅及下節君子小人相迎等語總見王政之得民為末節欲以為君立案

此二節言武王能行王政未有惡而伐之者有攸不為臣五句從紂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其

君子以下乃是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來迎剔出取發救民通節

蘇云此喻從語事對字為君對伐字大字抹煞他物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紂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曾補蘇此孟子

異上而

在王所二段泛論
其理末二句方實
歸到不勝身上
一字與前一字根
字應如宋王向與
欲王之善也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古同數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賦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魯有諂笑病于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

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

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

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一亂

一治

此節分兩截不得
衣食以上包夏商
以下專屬紂說
重下截為下節周
公相武王張本

此節亦分兩截大
段以上敘其驅除
之功以下明其制
之由兩截相承
截乃足上截意

一亂

一治

此節亦分兩截禽
獸也以上斥楊墨
立教之非下著楊
墨為害之大通節
以處士橫議句為
綱以為我兼愛四
字為案以無父無
君四字為案以率
獸食人二句為結
局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成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曾南采此言

吳

一亂
聖子從孔子懼來
仰莫離全之心
也
通節以開先聖之
道句為主距放正
所以謂之
亦一治

昔者節結當堯之
時以下六節我亦
節結聖王不作以
後一節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子
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章孟子自明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則非好辯而所以不得已者欲撥亂為治也出則歷敘治
亂見救世之心自古聖賢皆然予何為獨不然我亦欲正人心

領不得已三字一篇骨子下文洛水擊泉孔子懼吾為此懼全是畏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再收繳
二句直應起局為一篇結節至末節雖是餘意然既專其責工臣又欲公其責于人不得已精神通
得更緊一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此一道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致也看其第四節于堯
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聖之道厚提道字是
全篇着眼處 孟子文章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第四節聖人之道四字是
其提綱挈領處亦可推知 章內敘治亂處一代甚一代敘聖賢救亂處一代難一代此辦事勢固
然亦文章一步緊一步法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
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
之操則蠅而後可者也夫蠅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孟子卷之五

四

此節伏下以妻則食以於陵則居

此節句句敘事下節方斷之此節伏下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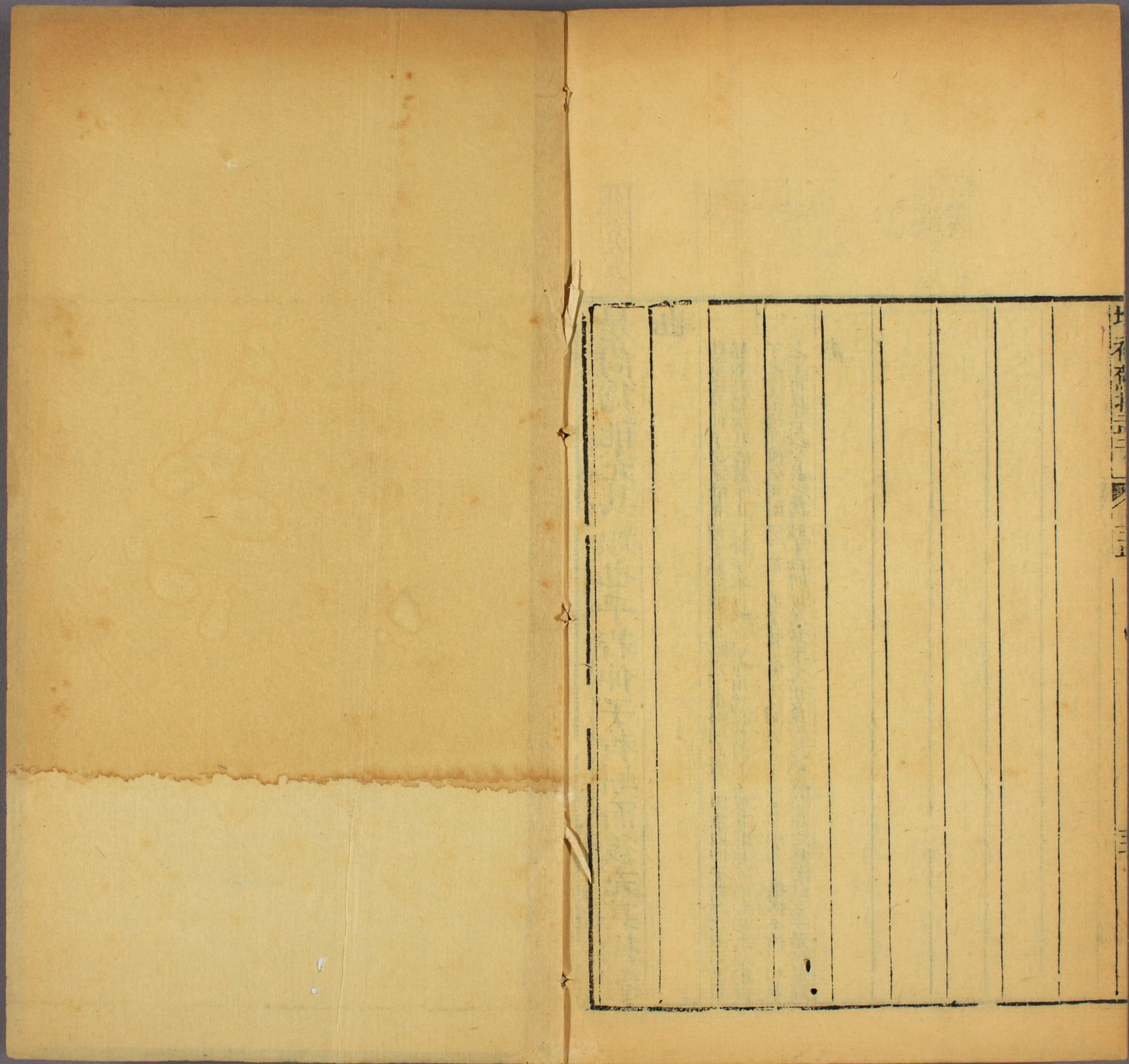
蘇云四句斷仲子

蘇云冷語反收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類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章總見仲子必不能廉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下俱發明此意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若節如此故取其廉孟子正以仲子不世祿之家無用為此發節而不成其廉起說借蚓相形以窮仲子之操前後照應皆用游戲之筆孟子此言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讓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不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稿糞黃泉之為潔此文最切最深處



世不補
三

